

腥山血岭

——红军长征过桂北纪实



Xing Shan Xue Ling

王熙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腥山血岭

红军长征过桂北纪实

王熙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腥 山 血 岭

——红军长征过桂北纪实

王熙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99,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428-6/K·591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楔 子.....	2
第一章 苏区来了个“太上皇”.....	5
第二章 中央苏区大搬家	40
第三章 蒋粤湘桂同床异梦	78
第四章 奔袭道州兵临潇水.....	123
第五章 桂军南移空出“走廊”.....	155
第六章 血染潇湘四路入桂.....	199
第七章 三千壮士血战新圩.....	257
第八章 以血洗血腥战湘江.....	308
第九章 腥山血岭多少英魂.....	357
结束语	402
后 记.....	404
参考书目.....	407

中国的长征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远征”，不是一次军事战役，不是一次军事胜利。中国的长征是人们求生存的斗争的胜利，是一次从蒋介石的魔爪下死里逃生的可怕而又没有休止的退却，是一场好几次都险些全军覆没但又绝处逢生的战斗。这一战斗没有预定的计划。毛泽东受到排挤，没有参加准备工作，只是到了最后时刻才得到通知。长征的最后结果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

在本世纪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事件能够这样打动全世界的心，这样深刻地影响全世界的未来。

……长征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英雄主义精神激起了一个拥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的美好憧憬，并且推动中国走向至今谁也无法预言的未来。

摘自美国著名作家、前《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新记·写作缘起》

楔 子

广西灌阳县新圩下立湾祠堂，一百多名年轻人已全部被剥光了衣裤，赤条条地，遍体鳞伤。一群黑墩墩的大汉用棕绳将他们一个个绑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把他们一个个抬到村外的一座石山下，全部丢进了那个被叫做“酒海井”的深洞之中。几天后，洞里还断断续续传出一声声凄厉的喊叫……

新圩小龙村韭菜岭，拂晓，大白霜给枯黄的茅草铺上了一层银色，几个彪形大汉在一座草屋里扒光了两位“江西女匪”的衣裤，轮流强暴后抱走了她们的衣服。两个年轻女子冷得全身发抖，她们发疯似地跑向海拔一千九百米的宝盖山。大山的团团冷雾接纳了她们，吞噬了她们……

夜幕下，一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匍匐在地，只见他十分吃力地从怀里掏出了一顶红星八角帽戴在头上，然后慢慢爬向一座民房。屋里走出一位老人，他使劲搀起小伙子，惊叫了一声：“毛毛，快进屋来，我晓得你们不是土匪，你们是俺穷人的兵，前两天你们打仗吃了我磨的米煮的饭，还多给了我好多钱……”老人把刚蒸熟的热气腾腾的一碗红薯端到了小伙子躺的床边；老人用一盆草药水慢慢给小伙子擦洗伤口……

山沟里，传来一阵接一阵枪声。

一个坟堆旁的壕中，躺着几具被剥光了衣服的裸尸。

一条陡峭的山间公路两旁，横七竖八地躺着数不清的裸尸……

十多个民团团员歪扛着枪，有的在枪尖上挑着一顶红星八角帽；有的一手扶枪，一手提着一大包刚从红军尸体上剥下来的衣裤……

几位农民挖好了一个大坑，裸尸一具接一具被拖到坑旁，丢进坑中……

大道上，一地方民团首领指挥部下将一位身受重伤的红军俘虏放到一个大猪笼里，他大声喝道：“这是一个共匪师长，不能让他断气，要抬个活的上长沙领赏！”话音刚落，红军师长使劲从腹部的伤口中扯出了一大把肠子，拉到嘴边用牙咬断，即刻，他带着最后的痛苦表情，头歪向一边，一动不动……第二天，他的头被人割下装进了一个竹篾笼中悬挂到他家乡的城墙上……

那些被葬身“酒海井”的，那些被埋在大坑里的，还有那两个被宝盖山接纳、吞噬的裸女，被割下首级示众的师长，被老人救起的小伙子……他们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了，已经清清楚楚。他们姓啥名谁，除了那位师长之外，已经很少能查得明白。

长眠在这方圆百里之地的，至少有万人之多！

他们属于中央红军的三军团之五师、六师，五军团之三十四师等侧后卫部队。他们整师整团地全军覆灭，在潇水、灌江与湘江之间的丛山峻岭之中，到处都有他们的血，有他们的肉，有他们的骨！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寒冬，如果他们当时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那么到今天都该过八旬大寿了！

然而，他们在六十年前就已把年轻的躯体融进了桂北大山的沃土之中。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册上，他们过早地消逝了。但长

年生活在这块沃土上的憨厚村民却永远记着他们，经常地谈论起他们。

笔者不仅从各级党史、军史、档案、文史资料诸部门得到关于他们的大量材料，更令我坐卧不安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们六十年来在火塘边、树荫下所描述的那些叫人难以置信的惨烈。

也许，这一切都不能被人承认为历史见证。唯有我家乡的腥山血岭，才是千古不变的佐证。

它会代我告诉读者：共和国的这片并不引人注目的沃土之中，曾写进去多少悲壮惨烈的故事……

第一章 苏区来了个“太上皇”

“洋鬼子”新郎沮丧的蜜月。十万红军钻进了“死亡铁三角”。

初冬的湘南，一片萧朔寂寥。夜色中，穹庐旷野，杀机四伏。一支号称“十万大军”的赤色队伍，正浩浩荡荡地由东向西慢悠悠地蠕动。队伍中有扛枪的，有抬机器的，有挑粮食、蔬菜和锅碗瓢盆的，有挑文件和苏区钞票的……除了扛枪的近八万人，还有六千多纯属这一次逃难式的“大搬家”的挑夫！那些扛枪的，身上还捆着一些土造的子弹和手榴弹。当然，还有所剩无几的大米和干粮。

最舒服最轻松的，还是那些骑在马上和躺在担架上的。看得出来，他们是这支队伍中的紧要人物。然而，他们一点也不舒服。并且，他们一点也不轻松！

包括那个举足轻重的外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骑兵团长，一个刚娶了个漂亮的中国女红军为妻的新郎官，这时也显得万分沮丧。看上去，压根儿就不像个正在度蜜月的新郎。

因为，前面有三条大河挡住了这支大军的道路，还有三路强敌正从左右和腹背杀将过来！三条大河是：潇水、灌江和湘江。三路强敌是：国民党中央军、湘军和桂军。

前堵后追,南北夹击。三路强敌与湘桂边界的三条大河,早已为这支由东向西的“红色大军”准备了一个“铁三角”,一个可置其于死地的“口袋阵”!

于是,悲剧的高潮来到了……

历史巧合:国共两军的军事顾问都是德国人。被剥夺军权的毛泽东气愤地说,让红军与蒋军拼消耗,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

当中国人在一次接一阵痛之后,往往将历史的悲剧归咎于列强的入侵,并以此来唤起濒临崩溃的民族自立精神。

然而,这一次“中央红军大搬家”悲剧的起源,却来自于那个前来帮助中国革命的洋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人才济济的中共,竟然会让一个洋人来把持最高军事指挥权,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历史总会闹一些笑话的。而在当时谁也不会说它是什么笑话,只会说那是天经地义的规矩方圆。只有在裹满泥沙与血肉的红浪经过了若干年沉淀之后,人们才幡然悔悟当年的滑稽!

一九三三年秋冬之交,经过四次“围剿”与反“围剿”较量的国共两军,几乎同时分别接纳了皆来自于德国的军事“专家”。他们分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派遣来的。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蒋介石派来的军事顾问有两个:一个名叫冯·赛克特,另一个叫冯·福尔根豪生。

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红军的军事顾问名叫奥托·布劳恩,后来起了个中国名字叫作李德,再后还有人帮他起了个笔名叫“华夫”。正是这位顾问李德,在完全否定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法”之后,继而怂恿博古逐次剥夺了中央苏区创始人

毛泽东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直至最后使毛泽东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也正是这位顾问李德，将八万多包括中共党政军核心人物在内的中央红军带进了一条死胡同，带进了蒋介石、何键和白崇禧早已恭候多时的“铁三角”与“口袋阵”！

于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最大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其实，悲剧的开始应该是一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间。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在德、意、日、美等国的军事支持下所发起的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在节节推进之后取得了“辉煌战果”。

这时，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虽患疟疾发高烧重病在身，但他仍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心。“我没有理由坐视根据地被敌人一片接一片地占领。我们的那些领导者仍指挥装备简陋的红军与装备精良的蒋军拼消耗，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毛泽东心急如焚，但他却无回天之力。因为他既没有控制军事的权力，也没有说话的机会，甚至连接触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一些军事指挥员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在高烧病痛中，他仍不停地重复他的游击战法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病前下农村的调查研究再次使他坚信，“坚持游击战法，发展农民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通途。于是，他不顾自己的处境而多次犯颜直谏，据理力争。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领袖及军事“三人团”决策者博古等人，不仅对毛泽东的建议置若罔闻，而且还认为毛泽东有“东山再起”、“死灰复燃”阴谋夺权的野心。

被隔离，孤立且孤独。身病加心病，雪上加霜！伟大的政治家，即使是最潦倒最委屈的时候，也不会放弃他那神圣的事

业。他能眼看着自己拉起来的队伍被送往虎口而不管吗?!

这年九月中旬,敌北路军正准备由北向南发动进攻,毛泽东根据少得可怜的几点情报作出判断,敌之进攻目标很可能指向黎川一带。为了挽救红军,他不顾一切地向中央建议,当务之急,应果断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南犯之敌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博古还是用他那套“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否定了毛泽东的建议。

毛泽东连呼吁呐喊的权利也最后被剥夺殆尽了。他虽然不再担任军职,但他当时毕竟还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吧。“主席”,此刻已经成了无权的虚职。因为“主席”没有掌握枪杆子。没有枪杆子就得不到政权。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他曾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接近还掌握部分枪杆子的朱德、彭德怀、林彪、肖劲光等人,甚至还想到去找“三人团”中的周恩来……但他失败了。

毛泽东等不来朱德,却等来一个“救世主”。
李德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士兵的血肉和生命,成了德国顾问的赌注。

博古的防范十分严密。毛泽东与军人接触的通道被堵死了。不过,朱德一直都在惦记着他。他们一道拉起“朱毛红军”,一起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竟然在携手奋战粉碎四次大“围剿”后要被分开,真是岂有此理!

愁云锁面,毛泽东正闷坐屋中,一位军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鸡走进屋来:“毛主席,朱老总叫我来看看你。”毛泽东起身拖过一张柳条编的椅子让来人坐定,然后打开了朱德送来的酒。三

杯下肚后，他长叹道：“唉，现在已经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他低声对那军官说，“你回去一定转告朱德同志，请他明天晚上到我这里来小酌。就说我毛泽东好想他哩。”

苏区的局势已十分危急。红军的鼎盛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开创的事业正面临前功尽弃的严重关头，而当时的真正掌权者却躺在胜利的温床上高枕无忧。毛泽东想通过朱德去对当权者施加影响。他有很多话想对朱德讲。他焦急地等待着。

朱德没有来。但他托人捎来了两瓶酒，是两瓶好酒。毛泽东从来就不会好酒贪杯，更不会光知道借酒浇愁。他关心的不仅是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这个党，这支军队！“朱德为何总不来？局势已经如此严重，他们还不以为然。”毛泽东对送酒来的军官说，“你回去告诉朱德，我毛泽东希望中央能够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以免强敌压境而轻敌麻痹，使整个根据地毁于一旦！”

后来的结局证明：毛泽东的话不幸言中！

来人告诉毛泽东，朱德因这两天正在主持中革军委扩大会议，实在抽不开身，以后有空一定来。以后，朱德还是没有来。毛泽东仍在等待。但是，毛泽东最终没有等来朱德，却等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亲率百万大军来攻的蒋介石；一个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救世主”李德。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李德——布劳恩称作“独立房子的主人”。那是因为他到瑞金后被安排住进了一栋四周稻田环绕的独立的房子。那房子并不大，只有一间供他睡觉的卧室，一间供开会用的较大的房间，另一间则是警卫人员和那位年轻的翻译伍修权住的。

李德到瑞金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博古彻底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红军领袖毛泽东的战略主张。

一九八四年三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专程飞到中国采访长征时，曾在北京从李德当年的翻译伍修权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材料：

据翻译伍修权回忆，布劳恩第一次同毛泽东会面就轻率地否定了毛的想法。布劳恩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红军固守阵地打正规战的时候了。应该寸土不让。布劳恩深受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因为这种理论当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占主导地位。

……布劳恩确实顽固地抵制毛泽东和红军指挥员们试图继续采取或恢复他们那一套灵活作战办法的努力。布劳恩的进攻战术局限于他所说的“短促突击”，即猛戳一下国民党的部队。这很少能摧毁国民党的成建制部队，而朱、毛一直是靠摧毁国民党的部队来得到武器、弹药、给养和人员的。毛用明白易懂的农民语言把红军和蒋介石部队作了一个对比。他说，红军是要饭的，国民党不仅是国王，而且是龙王。红军就用从龙王桌子上所能抢来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布劳恩和博古在毛的背后恣意用粗野的语言嘲笑毛泽东。他们说他只是个“愚昧无知的农民”，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他重视农民的观点是浅薄的。博古常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落后的县成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这些看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斯大林的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夫和同样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王明认为，毛泽东和朱德对马克思主义都懂得不多。他们说朱、毛是符合古典小说《水浒传》中那种中国古老传统的受人崇拜的绿林好汉。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企图剥夺毛泽东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把他送往莫斯科或把他开除出党等等计谋纷纷出笼，层出不穷。要不是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影响了国际形势，否则这些计谋几乎肯定是会得逞的……

历史上的有些重大悲剧是不堪回首的。

谁敢相信斯大林、王明这样的人竟能坐在莫斯科通过李德这个“救世主”来导演中共和红军的悲剧！

毛泽东一直都很担心他的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会被那些外国人送掉。他的担心果真应验。

就在李德刚住进瑞金那栋“独立房子”时，蒋介石的大规模进攻开始了。他调集的军队达一百多万，试图让第五次“围剿”速战速决。

毛泽东忧心如焚，但他只能干着急。几乎所有的军事会议都没有他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当然，他有时也被通知去参加会议，但他的发言总是被粗暴地打断，或者干脆被否定。

毛泽东命令傅连璋当着他的面把一只鸡吃下去。蒋介石声称：我铁定了“杀鸡也用牛刀”！

那个黑色九月，毛泽东两次卧病在床，有时高烧达摄氏四十一度，复发的疟疾比上一次来得更加严重。当时谈不上找什么好药，他病情最严重时，竟痛得浑身抽搐，胃部痉挛，弄到最后，大便秘结，腹部胀满，越是胀就越是排泄不出。

这可急坏了傅连璋医生。在傅医生心里，红军可以没有李德，但不能没有毛泽东。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傅医生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仍看不到多大效果。他真是无可奈何。

毛泽东喝了一口很苦的草药，哈了一口气对傅连璋说：“小傅大夫，现在最需要你的是前线那些生命垂危的战士，而不是躺在病床上养身子的毛泽东。”“主席，这是周恩来同志和朱老总反复交待过的，我有责任对你的身体负责。”傅连璋说。“责任，你就对我一个人负责么？我现在不需要一个医生专门陪在身边，你要真不放心，给上一个护士就足够了。”“嗯……嗯……这个，我可以请示一下……”傅连璋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反问和要求，他只顾自己继续准备药去了。不管毛泽东怎样说，傅医生都认定：毛泽东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里就是前线中的最前线。毛泽东比谁都重要，中国不能没有他！尽管他眼下不是最高决策人。

傅连璋并未去请示谁，当他回到毛泽东病床前时，手里提着一罐炖好了的鸡肉。那是一整只鸡。“主席，你的身体经过这场大病的折腾，已经非常虚弱，应该好好补充一下。”傅连璋说着，把那罐鸡肉端了上去。“这怎么要得！你给我端回去！”毛泽东大声说。“不行，我不能端走这鸡，这不仅仅对于主席，而是对苏区的前途至关重要。”“你把我当神了，当救世主了。现在不是来了一个救世主了吗？那个‘独立房子’的洋东家李德，他要来拯救中国，你把这只鸡端给他吃吧。”傅连璋木然了。他不知道自己好心炖鸡给毛泽东补身子会错在哪里。“主席，这鸡我既然端进来了，我就绝对不能端出去，你赶快吃吧。”“端进来了就不能端出去？那好。”毛泽东硬是撑起疲软的身子，瞪着眼睛很严肃地对傅连璋大声说道，“不端出去，上手为财，要得，要得！我现在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当着我的面你把这一只鸡全部吃下去！”

傅连璋几乎吓呆了。他的眼神恍惚，全身颤抖……“给我吃，全部吃下去！”毛泽东的语气容不得半点含糊：“你要是不吃，

从现在起你就再不要进我这屋，我也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

真是非同小可。毛泽东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傅连璋深信不疑。傅连璋尽量回避毛泽东那威严的目光。他想，如果我真不吃鸡，主席就不吃药，不打针，那后果将会……他不敢往下想。“你真的不听我的命令了？我连一个医生都命令不动，又岂能命令千军万马？！好吧，你现在就走，我再也不需要医生了。”毛泽东说罢便坐在了柳条椅上，两眼仍生气地看着傅医生。“好吧，主席，我现在就执行命令。”傅连璋说完，便含着泪水开始吃他自己专门为毛泽东炖好的一整只鸡。在傅连璋的嘴里，不是鸡的香甜，而是无尽的苦涩……

毛泽东躺在病床上养身体。

蒋介石坐在电台旁正指挥百万大军向中共的苏区杀气腾腾地扑过来。

迎战的是坐在“独立房子”里趴在地图上指手划脚的军事顾问李德。他试图想要完全控制博古、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王稼祥这些军事指挥中枢的成员。

当然，实际短兵相接的是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还有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

“根据地正面临空前严峻的局势。”彭德怀当时就是这样判断的。

不错，蒋介石这回是欲一鼓作气解决“匪祸之乱”。他采用了堡垒战术，碉堡推进，步步为营，天上有二百架飞机配合作战，地面部队配备有许多的大炮和轻重机枪。装备精良的百万大军，分成四路向中央苏区压了过来。正如蒋介石所说的，这一回，十万“共匪”既无招架之力，也无逃生之术。我铁定了“杀鸡也用牛刀”！包围中央苏区的四路大军分别是：北路顾祝同，南路陈济棠，西路何键，东路蒋鼎文。蒋军节节推进，红军步步退